

> 地理

环州土司石城与营盘

□ 李宏荣

环州村彝语音译为“发重”,意为被封锁的岩洞,位于武定县城西北方55公里处,是环州乡政府所在地,也是武定县境内彝族人聚居的村寨。翠绿而连绵不断的群峰把环州村环抱着,在一个形似聚宝盆的风水宝地里。

环州人杰地灵,早在明崇祯三年,就有李氏土司府建于村寨,共沿袭了约300年,经历了明朝、清朝、民国。李氏土司官居五品,为武定地区土司官阶最高者,辖区除环州四十一村、江外二十八村外,还有元谋东部的十八村,东坡乡的部分村寨,共三百多个村寨。虽然环州李氏土司府历史上有过几次迁府,其建筑规模也随土司的兴衰各有大小,其中,第三代土司李小黑承袭土司职时是最兴盛的时期。李小黑继位后大造衙门宫殿、城池。衙门由大门、大堂、二堂、正堂、后堂、祠堂、客厅、花厅等构成。衙门内的建筑雕梁画栋、金漆木柱,富丽堂皇,故有“环州土司建金殿”之称。殿堂之间用砖石铺路,各入口处砌有石楼,俗称“月弓门”,共九十九道。衙门四周还建有池塘九个,设有亭、台、楼阁。

环州李氏土司对佃农除了进行残酷剥削外,还收取如拜年费、烧山费、吃水费等近百种苛捐杂税,使其在短短几年内就强盛起来,之后便开始营造石城和营盘。

李氏土司衙门为三进院落,还在后山建造了花厅、花园,园中砌有龙池,用石头雕成一条蟠龙,弯曲盘旋,所引泉水从龙头喷出,池边建有亭台。在建造衙门的同时,还建起围墙,把整个环州山寨筑为大城、小城。站在山寨东南面的山坡上环视,城池好似一条大鲸鱼:西门为鱼头,北凹及小城像鱼尾,土司衙门位于鱼尾分岔处。民间有“环州建石城”的传说,从民国时期残存的城墙来看,城墙不完全是石砌的,除东南面池塘外二百多米长的墙系石砌外,其余的城墙下半部为石砌,上部系土筑墙。石城共设四道城门,分西门、南门、北门、东门,气势宏伟,是典型的彝族土司建筑。

在营建好衙门、石城后,环州李氏土司为加强安全防卫,从公元1620年第三代土司李小黑起,在离寨子3公

里的万松山海拔2800多米的最高点建造军营——故天营,长期驻兵防守。站在高高的故天营,北面可远望江外二十八村,东面可看到气势磅礴的金沙江。营盘四周挖了一条又宽又深的明槽,独有西面设一个入口,而入口处还设有吊桥,不放下吊桥,人无法进出。营盘内建有一座鼎钟楼,宽一丈二尺左右,高约一丈八尺,梁上挂一个铁铜混铸的大钟,钟上铸有花纹和字,一旦辖区内有事,就击钟为令,统一行动。在营盘下面的山上还设有石桌,供土司、小妾、侍女等游玩。

历史一去不复返,兴盛一方的武定环州李氏土司历经三个朝代建造起的衙门和营盘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原址上建起了学校和民居。那气势宏大的衙门和营盘,也成为了历史的篇章,让后人一个又一个神秘的传说和故事中慢慢品读和回味。如今,我走进美丽的环州古彝寨,虽然能听到有关李氏土司的传说,但却见不到富丽堂皇的土司衙门和石城了,仅能从那些断壁残垣和古老的石拱桥中,去回味李氏土司的历史。

> 万物

艾香如故又端阳

□ 胡巨勇

在乡间,艾草深受村民喜爱。它遇春轮回,二月冒芽抽绿,三月蓬勃喧腾,四月拔节分叉,五月艾齐人高,当清冽之香铺陈大地之时,端阳的脚步也就不远了。

艾草,又名艾蒿,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在乡下随处可见。房前屋后,田间地头都有它四季摇曳的风情。只要阳光雨露不缺,它就能旺盛生长。艾草茎秆笔直,叶片轮生状如蒿,叶面绿色,茎秆及叶片的背面密生白色茸毛,触之柔软而光滑。茎叶间弥漫着一种特有的香气。“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薰。”小时候起,我就爱上艾草这种别致的香气,微苦却沁人心脾,有着草本植物清新的薰香,闻着很是受用。

插艾悬蒲是端阳最普遍的习俗,端阳节一大早,家家户户都会赶在太阳出来之前去采割艾草和菖蒲。采割回来的艾草和菖蒲会悬于门头,立于门边。暗香浮动之中,庄严的仪式给农家增添了节日气氛,也寓意着生活美好的祈愿。多余的艾草,父亲会整理好晾晒干,以备后用。

艾草煮鸡蛋是小时候我们最喜欢的美味。采割回来的艾草,我和哥哥总会迫不及待抓上一把交给母亲。整理清洗好后,母亲把它捆成几扎放入早已加好水和鸡蛋的锅里。灶火舔锅,水的介入让艾香与鸡蛋碰撞出别具一格的美味。而艾草团子是艾香美味的另一种延伸。四月是食用艾草团子的最佳时期。每年这个时候,母亲总会抽空掐些嫩嫩的艾草顶叶,做艾草团子给我们解馋。洗净的艾草被剁碎,兑水后与面粉混合用力揉,一直揉到面团弹劲十足为止。揉好的艾草团子碧青油绿,淡淡艾香温润扑鼻。上蒸笼蒸好后个个饱满青翠,软糯清香,无论从颜色到口味,都有着满满的春天的味道。

在端阳,除了采艾、插艾,沐艾也是必不可少的。所谓沐艾,就是用艾汤洗澡。烧一锅滚烫的艾汤,倒入家里木澡盆中,待艾汤稍凉,从头到脚,酣畅地洗个通透。据说这能招福,这一年里人会平安健康,不灾不病。在乡间,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乡下女子分娩,男人会去村里找个接生婆来,一盆烧开的艾汤,一把剪子,就把一个小小的新生命迎接到了这个世界。婴儿被艾汤濯洗,被草本醇香萦绕,直到包入襁褓塞到母亲手里。

乡人于艾,情有独钟。艾草有诸多的用途。采割的艾草阴干压制成艾条、艾柱,能治病驱蚊;艾草还具有理气血、逐寒湿、温经止血等作用。《本草纲目》中记载,艾以叶入药,性辛温,味苦,入脾、肝、肾经。无毒,纯阳之性,通十二经,具回阳、理气血、逐寒湿、止血安胎等功效,故又被称为“医草”。小时候偶尔患有风寒咳嗽,母亲总会拿出一些收藏好的干艾草,加些红糖煎水给我喝。艾草的清香与红糖酥甜的搭配一次次瓦解病痛的袭击,也一次次留给我甜美的回忆。

岁月更替。如今漂泊在外,我喜欢带一些干艾在身边。不为驱蚊,只是延续小时候的习惯,当醇厚的草本清香氤氲开来,艾草的芬芳让我想到家乡。五月艾香洗人间,那是故乡不灭的记忆,也是游子满满的牵挂。

> 闲话

文学是我对故乡的依恋

□ 两木金

从小,我就喜欢舞文弄墨,到了高中,自然迷上写作。我痴迷的程度近乎疯狂,终日一心构思着如何写作,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文学梦里。有时候,我来了写作灵感,就在课堂上写起来,完全不把其他功课放在心上。一天不写作,我便觉得人生索然无味。

我热衷于写作,就把学习耽误了,成绩一落千丈。眼看着我升学无望,父母愁得心急火燎。父亲说:“咱们家前几辈都是本本分分的庄稼人,祖坟上就从来没有冒过青烟,写作是弄不成事的,只有用功读书,考上大学才能光宗耀祖。”母亲流着泪劝我不要心浮气躁,舅舅、姑姑这些至亲轮番做我的思想工作,无不苦口婆心地劝我要放下写作的笔,拿起考学的书,只有考上大学,才能改变祖祖辈辈务农的命运。

面对大家的劝说,我不为所动。于是姑姑摇着头说:“这娃中邪了,再写作,农民就当定了。”果然,我高考落榜了。我当了一个暑假的农民,跟着父亲下地干活儿。我身单力薄,难以承受繁重的体力劳动,累得死去活来,庄稼活儿也干得一团糟。父亲说:“你这身体当不好农民,还是回学校上学吧。”

看着在庄稼地里卖命的父母,眼瞅紧巴得快过不下去的苦日子,我问自己:“能这样认命,一辈子踏踏实实当个农民吗?我不甘心!”这一天,我终于幡然醒悟,把杂志社的退稿信都塞进炕洞子,一把火烧个精光。“浪子回头金不换”,我又回到了学校。校长见了我说:“就你这样根本考不上大学。你要是考上大学了,你把鼓背到

我家门口打!”我一声不吭地拿起书,学到后来,对于书本上的内容,我能够倒背如流。

为了摆脱贫困的生活,我拼了命地学习,终于考上了西北大学新闻系,成为一名享受国家财政补贴的公费大学生。上大学后,学习轻松了许多。我拿出纸和笔,又一次开始写稿。一位舍友经常给我泼冷水说:“你不是当作家的材料。我敢打包票你成不了事!”我一笑而过,并不把这话放在心上。

大三时,我在三秦都市报社当实习记者,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印在报纸上,激动得手在哆嗦、心在颤。随着自己写的文章一篇一篇在报纸上刊发,我的内心慢慢平静了,不再澎湃激荡。终于有一天,我厌倦了每天发表豆腐块大小的新闻报道,毕竟这离我的作家梦太过遥远。

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陕西电视台担任编辑、记者,工作过于繁忙,起得比鸡早,干得比牛多,睡得比狗晚,成了实实在在的“新闻民工”,几乎连读书的时间都没有,也就慢慢地淡忘了曾经的写作梦想。

工作二十多年后,我调整了工作岗位,终于有空闲时间读书写作了。我坐在电脑前,打开文档写作时,故乡的一草一木便萦绕在脑海中。我离开故乡近三十年,儿时的回忆总是苦涩中带着许多快乐。一想起父母对儿女的付出,我常常感动得不能自己,瞬间灵光乍现,那就从我的故乡写起吧。文学勾起了我对故乡深深的思念。

2022年,在文学创作的浩瀚海洋上,我这叶小舟开始扬帆起航,陆续在全国各级报刊上发表八十余篇共二十余万字的散文和小说作品,多次获得全国各类文学征文奖。

正如国家复兴要实现中国梦一样,一个人同样不能没有梦想,否则他与咸鱼有何区别?诚然,梦想的实现令人欢欣鼓舞,但是人屈服于命运,不苟且于现状,为了梦想而努力拼搏的过程,难道不是一种美好的人生体验吗?



《井冈山》徐成文 作